



左傳快談
卷八

0712
1510
6



冬十月乙亥天王

匡王六年

二年

晉靈公為趙穿所弑立文公之子黑臀是為成公

崩弟定王瑜立

華元宋大夫華督之孫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

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獲宋華元

鄭穆公受盟于楚故歸生受楚命而伐宋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

胡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雖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

樂呂宋司寇為華元御

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

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故傳釋獲曰囚以明生獲故得贖歸

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

鹹古伯切鹹取左耳也

狂狡宋大夫輅鄭人與之聞輅迎也

五十人鹹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

狡因倒載反為鄭人所獲

失行軍之禮違殺敵之命

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

宜其為人

戎軍事也昭彰明也果勇敢也毅必行也言任軍旅之事當彰明其果毅以听在上之號令謂之禮

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

自有國者言則以得眾為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於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負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罪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大棘

在陳留縣南今屬河南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

○睢音綴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寫華元戰敗... 敵為果致果為殺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

敵為果致果為殺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 殺羊為羹... 羊食音嗣... 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八鄭師... 故宋兵敗而華元見獲... 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

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左翼公子歸生一偏禪之將耳大棘之戰宋人

大敗敘致敗之由一由狂狡一由羊斟狂狡僅自隕其身羊斟則敗國殄民辱其元帥也隨絃

隨斬責備二子似若為華元出脫者而不知失禮違命以及分羹報憾

皆由致命不立則元之罪彰彰矣牛贖逃歸有何面目對人宜乎誣者羣起而誣之也傳於狂

狡羊斟明下斷語而於華元借誣者以為斷所謂嬉笑甚於怒罵者矣此種筆法難以言傳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歸其腹大其腹也

具此大目大腹也無材亡帥棄甲而逃歸也

于思多鬚之貌

謂徒恃多鬚之美不

目。饜音婆

其腹棄甲而復扶又反

于思于思音思

棄

以棄甲為辱觀面而復來巡功也

元亦作歌使驂乘之人答之

牛有皮可以為甲

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叶婆

犀

即犀兕之皮尚多可以為甲

雖棄甲亦何害那何也

縱有牛與犀兕之皮為甲

兕徐履反

尚多

棄甲則那乃多反

役人曰從

同

其有

尚須丹漆為飾若何而輕乘也

命驂乘車而去勿答之

言役人人曰眾甚而我口少難以勝答

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百靈公名夷皋泉即阜正亭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不君二字立案便為趙盾出脫

重賦斂于民以彫飾其宮牆

處靈臺之上何行道過臺下者以彈弓彈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

觀其遊丸以資快樂

宰夫厨人肺煮也熊蹯熊掌也能掌不熟則有毒

而觀其辟丸

也宰夫肺

而熊蹯

不熟

公怒而殺宰夫

番盛土器以草索為之

不欲令人知故使婦人車載其尸以過於朝

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

士季即士會一人見車中露出尸手

因察問尸手遂得殺宰夫之故而憂患公

二人謀入諫靈公

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思之將諫士季曰諫

此篇亦錯經以合異也經書趙盾弑君傳則敘不弑君而書弑君之故以太史語為斷案以夫于語為論定通篇只作三段讀首段猶不改以上詳靈公之不君為趙盾之弑伏線中三段詳宣子之生平預為不弑君伏脈末段乃正寫其不弑君而不免于弑君之名也前案後斷而斷之中又有斷焉以散敘起以整斷收敘則層波

宣公

四

由江書屋

查浪斷則峭壁懸崖支章之鉅觀也

若諫而君不聽 子為正卿言不見听 則莫有繼起入諫者

會請先 倘我諫而君不聽 則子繼可入進諫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

會三進三伏而公不省故又前進而及於屋溜而後視之溜即中堂也

公知其來意不待會諫而即先自言曰我已知所行之非矣

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自今以後悔 士會稽首 悟而改之 而對曰

言人孰能無過失者 有過而不憚改

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改過則能遷 大雅蕩 言人君之德莫善善莫大焉 蕩篇曰 不有其初者 難故少能有終也 詩所言

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

可見有過而能改補者少矣

今君能改過 則晉國之社稷賴以永固也

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

豈特晉之羣臣有所依賴哉

大雅烝 衮職王服也闕失也不敢民篇 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

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

仲山甫宜王時賢相 會解詩稱補衮者 今公有過而能自改悔 是衮亦無闕可補之補好衮闕也 言能匡正君過也 帝服而不棄矣

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

靈公仍不改過此 驟數 宜早是秉政大臣故 鉏麇晉之力士也靈公三字內盡有包括也 靈公尤忌其諫也 使為刺客以殺宣子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天將黎明 宣子之家已 見宣子著朝服 將朝於君焉 不解衣冠而而鉏麇往 闢正寢之門 睡曰假寐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鉏麇不殺 宣子而退 言其盛服坐 臥不忘敬君 如此則是百姓之主

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斤丁二二

宣公

五

山工

○驟諫語概從略過雖是行文詳賓略主之法想其進言必不似士會委婉規諫所以逢彼之怒也

猶不改三字東上宣子驟諫四字轉下字字筋節

大抵文字主詳賓略此正法也有時略主而反詳賓者即於賓中見主

也此文中文三段詳寫鉏麇三人而宣子之賢自見故并諫亦詳寫在士季甲裏所以成詳賓略主片段而又預為書獄看雷地步也君前半驟

斤丁二二

諫寫得詳盡懇到則後
書其想便未甚補解昔
之其作文須照顧通局
古今大作手亦何以易
此哉

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如此不如死

鉏麋以首觸槐樹而即死

殺則不忠不殺則不則不身死信二者若行其一則之為甚也

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

宜子之車右提彌明知靈公將殺宜子

彌明

言人臣侍君飲酒

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

禮不過彌明見事急故以禮責宣

子而遂扶之以下堂而去

嗾使犬也犬高四尺曰葵○靈公呼犬欲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葵

以醬殺彌明擊○搏音宜子也

殺此犬

責公不義士而用犬雖猛終不濟○公羊載盾之言曰君之葵猶不如臣之葵也臣之葵謂彌

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

明時宮中伏兵起宜子與之聞而遂出奔

彌明為伏兵所殺

先是宜子田獵于首山之地

首山首山即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

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宜子田於首山

舍止也鬪桑桑舍之多陰翳處

靈輒音人餓餓于彼

宣子問靈輒何病

言三日無食矣

舍於鬪反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

宜子設食以食焉

輒食其半而留其半

問何故而留之

宦者學為宦也

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言母在家未知存亡

今則去家為近

故留所食之食以遺母也

宣子使盡食之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

簞竹器也謂以器盛飯與肉也

囊囊之無底者也以箠食與肉納諸囊中使留與母也

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囊以與之既而

介甲士也至是靈輒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伏兵使宣子得走去也宣子問汝何故救我

與音預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未飲言我餓於翳桑時感一飽之賜故相報也宣子復問其姓不望

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

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

大史語以反不討賊為主亡不越竟乃陪觀語也宣子一懷字僅可以解不越竟不可以解不討賊夫子越竟乃免亦見此事猶有可解若反不討賊則萬無可解此一篇之歸宿妙在渾敘

未出山而復于前而特點宣子使趙穿于後讀者自嗷嗷于未出山而作者自了了于使趙穿也真神斤鬼斧之文

後趙穿弑君大史罪歸趙盾以盾為正卿討賊乃其職分所以垂戒後世之至意也宛未嘗實指弑君之行跡也而先輩遂神其說謂盾定計而出聞信而入假穿為腹心爪牙如成濟張衡等類愚謂非也穿恃寵性剛不受止卿節制久矣穿不畏盾而盾實畏穿也故使穿逆黑臀于周意旨可見矣為法受惡兩語蓋夫子忠恕之

比及反國又不討伐弑君之罪如此則弑君者雖非汝而實出於汝之心也嘆息而

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之懷矣自貽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

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

宣公

七

由江書屋

宣公

七

由江書屋

道而非寓意於褒貶也 讀者審之

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 明傳文無較例較音角

朝于武宮

晉成公 鄭穆公卒子夷 元年是為靈公

定王 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莊王也陸渾之戎 秦晉所遷于伊川者

觀示兵威于周之 疆界以魯周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

王孫滿周大夫也時楚 周財定王故使大夫勞之

馬之九鼎三代相傳 猶後世之傳國璽也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

楚莊王問其大小輕重 欲奪周九鼎而取天下

王孫滿答言有天下者 在乎有德不在乎有鼎

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謂夏禹 遠方之國皆圖山川 九州牧守 皆貢其金

奇異之物而獻之 鼎而著遠方圖物之

以九州之金鑄為九

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形於 圖鬼神百物 其上 之形而為備

使民見鼎即知神 鬼茲物之形狀

高流為川卑於為澤 高峻為山深密為林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茲故民入川

入川澤取魚鼈之屬 不遇妖怪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 民皆預知其

入山林取麋鹿之屬 不順之事 神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物 象故不能相

罔兩莫能逢

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

遇 夏禹如此故上下和協蓋 以受天之福祐蓋 夏之季也 故湯

也 易之鼎卦所謂正位也 鼎卦所謂凝命也 桀德昏亂 放桀

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

之

此篇是議論中極有主 腦文字劈頭提出德又 從德推出天使他問心 不過又誇口不來語語 變厲真足以攄奸雄之 魄而消窺伺之萌矣 特特問鼎便滿腔注意 在鼎開口卻說創在 鼎已是使之爽然自失 及至言德言天而歸于 鼎之未可問卻又未嘗 不在鼎也真縱橫如意 之文 單從本朝說起苦無襯 托若平敘三代又不見 閒架文從鑄鼎說到定 鼎定期是主鑄鼎是賓 中主都用詳筆中閒兩 寫鑄鼎而于商只著載 祀六百四字獨用略筆 轉遞圓緊既有襯托又 有閒架尤妙在將德字 輕重大小字橫空獨發 為一篇之警策恰與起 結三處相配作章法似

宣公

八

此結構誠哉巧奪天工

而取其

載祀皆年也商有

商之季也

故武王伐紂而遷

休美

載祀

爾雅云商曰載祀唐虞曰載

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周曰年夏曰歲○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也○載祀皆上聲

代君德休 鼎非有加大也而不可明之時 遷移其勢若增重然

回邪也桀紂姦 鼎非有加小也而湯武遷之其勢若遂輕

然 天之福明 自有極至之德之君也 時未遽改也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

鄭鄩東周之王城也成王成武王之志定鼎於此

音爽 鄩

郊鄩

郊鄩今河南也武王遷之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

此蓋天祚周王之明德有所底止也 雖衰微

音爽 鄩

成王定之

成王卜之言當傳世三十君

言當載祀七百年

此蓋天祚周王之明德有所底止也

今周德

從大小分出輕重洗刷精妙○起處四字總說中從大小側到輕重結便單收輕重絕妙脫卻法

小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成王所卜之年世尚未艾也

輕謂可遷重謂不可移也

言楚子失問也

按楚子不親兵而單問鼎猶可作尋常稽古閒話看乃一面稱武揚威一面耀

詞神器代周即在隱躍間矣善答者因不入觀而觀兵之故責之大義以抑其雄心何曼楚莊抗節哉僅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委靡順承之語其氣象亦何法也雖典贈奚益哉設楚莊一聞滿言能修德以應天則郊鄩之定鼎不幾復見於鄧地歟雖然王室浸微諸侯競盛惟日久矣請隨名符晉文且然奚問鼎之大小輕重耶失其守者其辭屈其王孫滿之謂乎甚矣詞令之難也

記鄭穆公卒極尋常事卻從他生之所以然直敘到死之所以然筆從蘭宇生情夢蘭御蘭徵蘭名蘭刈蘭連寫數蘭字事奇而文妙左氏

三年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燕姑庸燕姑姓女也若北燕則是召公之後姬姓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

蘭香草也燕姑夢天使神來賜之蘭也

神言我名伯儵

而汝也言我是汝祖也蓋伯儵

音吉 夢天使

去聲 與己蘭

曰余為伯儵

音儵 音由 余而

慣于極纖悉事寫得極風致有色澤如此文真清麗之作也

是南燕之祖 以此蘭而為汝之子

國香言其香之可貴不與常品同也

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為佩媚愛也言使人

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尊愛汝子如服媚此蘭也

以蘭與燕姑遂薦寢相因而有娠

後復言于公曰

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

燕姑謙言己之不才

言已幸而有娠

恐文公不見信

欲計所賜蘭為懷子之月數

文公許之

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

既而生子即以文公賜蘭符燕姑今之穆公也

之夢故名其子曰蘭

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

宋出奔

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

在僖公十六年南里鄆地也

在僖公十四年

葉。葉地。今南陽葉縣。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

前復凡七寫蘭字筆情紛郁中有一奔一立亦兩點公子蘭以映帶之不令冷落也

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

蘇襄內諸侯

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兪彌。兪彌

洩駕鄭大夫

早卒。洩駕惡之。故不立也。

在僖公三十年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姓宜為，姬之配耦。石癸鄭大夫，○癸葵上声。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

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其子孫必，然蕃昌。晉之寵愛，可以大特。

寵與孔將鉏侯宜多納之，盟于大宮。而。二人皆鄭大夫，○鉏林魚切。大宮鄭祖廟也。音泰。

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蘭謂昔者文公，言此蘭若死，所賜燕姑者也。吾必與之同。

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言我之生由，於是自刈其蘭而死。此蘭之祥也。子夷立是為靈公。

四年。鄭靈公元年夏，子家弑靈公，而立子堅是為襄公。秦共公卒于滎，立是為桓公。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人，不肯。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人，不肯。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人，不肯。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人，不肯。

起處鄭穆公卒，不過點經語耳。讀至結句，不謂于極平常點題中，弄出極狗爛文字，真文無定格。隨手可造，所謂春雨有五色，酒來花旋成也。那得不推為化工。○即于自己口中作首尾呼。

法奇幻。因死憶生，以生決死筆。

莒邾向。莒邾二國相繼。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邾國今為邾城縣屬。山東兗州府故邾城在縣西南境。古承縣在今兗州府嶧縣西北一里。寰宇志云：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州。

宣公。十一。自工書。

屬山東青州府○承之亂反
平國以禮不以亂一句
提明下六句三轉順承
亂字側煞禮字平字居
中作閉紐只因添出治
字伴說便卻筆端紛紜
其實脈縷一絲不亂也

宣公怒而伐之 非講信修睦之禮 平國之道當以禮讓不以兵亂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

責公不先以禮治莒而一國本亂魯遂伐之是以亂平國也 又以亂平之 其亂如此 既不能治 無由能治 能治

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

禮所以治亂無治則無禮矣

以行禮。

左崑云莒郊交惡魯及齊平之可謂義舉而莒不肯者以鄉為魯姻親而有所左右於其間且挾齊以臨之宜莒人之不心服也不知自反而以兵伐之亦已甚矣又取向焉心既不公復因之以為利春秋所以深惡之也

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龜似鼈而大靈公穆公大子夷也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

子公即公子宋也 第二指忽然自動 示之

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必得奇異 品味食之 入至 見治庖而將解 二三子意公必享大夫 故相視而笑以為指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

動果 公問何 以子公指 及龜熟而分 乃召子公 而不與龜 驗也 為而笑 動之事故 賜諸大夫 嘗其味 而添出

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

食欲使指 動而不驗 怒公不 與之食 染指於所 烹龜之鼎

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趙盾以不討賊書弑君今子家懼譖而從則直與於亂矣曰權不足曰仁而不武只說成一膽小無決斷人相似要之只是讀者胸中都有執訊一篇妙文故稍寬之耳其實李代桃僵匪朝伊夕觀其敘將見則曰子公與子家謀先則曰子公與子家食指動則以示子家公問之則子家以告乃至人見解龜直描一句曰相視而笑寫得子公子家竟是一箇人反譖懼從固其所

宣公

宣公

十一

曲江書屋

也篇中步步摹寫真入神之筆

唐錫周曰禍胎于子公然于家實蒙首惡篇中極似詳敘于公卻是陪筆極似帶敘于家卻是正筆史家立言固自有體

左翼先斷一筆再加斷語忽又發明凡例以府獄歸生章法奇妙

嫌其不潔故怒 本與為戲而遂欲殺之所以召禍

子公謀於子家欲先弑公

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六畜之老者而人猶且不忍殺害○畜許救切

何況一國之君而遂忍弑之乎

子公見子家不從而反譖之

子家恐罪見及遂從

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

其謀而弑靈公

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

言子家權不足以治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言子家初稱畜老懼殺猶有仁愛之心而不能討子公是不武也

故不能自達其

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

初心之稱君謂唯書弑君名而稱仁愛也 國以弑言眾所共絕也

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也

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

子良穆公庶子也

子良

去疾子良名也言將立賢乎則我不足以為賢也

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將順長幼之序乎則子堅居長當立也

襄公

欲逐去羣兄弟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

子良亦穆氏以其讓已故特舍止之

諫止

言穆公子若宜留之

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則我願皆勿逐之也

若公必欲逐之

則皆當被逐

言獨留我何為者哉

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

遂不逐諸穆氏

乃舍之皆為大夫

後半詳寫子良讓國存宗句句知明處當特描一仁而武樣子為權不足者作反映之筆也否則前後文意不屬矣

左翼云仁而不武總是利害得失判斷不下一庸惡陋劣之鄙夫耳小則吮癰
吮痔大則弑父與君無兩人也故天下柔媚無骨之人幸陷于大惡而不難若
子良者千乘之國可讓一本之親可保只是胸中不了了耳對看便自分明

四年 楚令尹越椒作亂

經不書 子良于文之弟 生子名越椒 勸子良 殺之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指越椒 觀其形狀 則似熊虎 听其聲音 則似豺狼 異日必作 亂而滅族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矣乎文子良皆楚 先君若敖之後 言狼子心在山 言此越椒乃諺 野不可馴服 語所謂狼子也 其心終野 豈可畜服

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

接不暇又換一番筆墨 矣

不忍 殺之 以不殺越椒 為己大憂 子文將 死之時

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

聚若敖氏之 言越椒若秉 吾族當速 出奔他國 無使少緩 而及禍難

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

千文既語 言人之祖宗猶求 而又泣下 車子孫之血食 言族滅則祖宗不得 享祀而受飢餒矣

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

反 奴罪 越即 越椒

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子越為司

工正掌白 賈諧子揚於 王而殺之 越椒代子 揚為令尹

馬為賈為工正諧子揚而殺之子越為

馬為 子委 賈為 工之長 王而殺之 越椒代子 揚為令尹 為遂滅若敖氏作倒喝

起手一段便立一篇之 局記越椒初生之象即 為前半滅若敖氏伏筆 記子文將死之言即為 後半改命曰生伏筆妙 在必殺之總提下分兩 層狀聲就外面說野心 就裏面說大感總提下 亦分兩層速行向生者 說餒而向死者說而各 點若敖氏三字前三字 為遂滅若敖氏作倒喝

新言左傳快讀 卷之八 宣公 十四 日工書

後三字為改命曰生作反喝參差歷落中仍自片段替齊脈縷精細是何等筆法

轅陽

漢武帝延和二年封江喜為轅侯即此

椒遂以其私族

椒既為令尹又惡為賈偃己

椒遂以

之乃以若敖

氏之族固

音語

伯嬴於轅

音遼

陽而殺之遂處

烝野

烝野將攻王

王以三王之子為質

音至

焉弗

若敖之師次于

漳澁楚地也

受師于漳澁

市制

秋七月戊戌

楚子與若敖

氏戰於皋澣

音虎

伯芬

音份

射

王汰

音泰

駟

音駟

駟

音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漳澁

漳澁漳水邊漳水出新城汭鄉縣至當陽縣城東南五十里與沮水合名合涪澁當陽今屬襄陽安陸有

氏戰於皋澣

音虎

伯芬

音份

射

音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及鼓跗

音無

著

音略

於丁寧

又射汰駟

以貫笠

師懼退

王使巡師

曰吾先君文王

克息

獲三矢焉

伯芬竊其二

盡於是矣

鼓

而進之

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邲

音云

生

鬬伯比

若敖卒

從其母畜於邲

淫於邲子

○一箭射王左右又一箭射王上下無怪乎不受質也幸王多智謀不然寡矣總是畫出個狼子野心模樣來

箭過於車轅及於鼓架而著於丁寧也

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轅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言箭過於車

及鼓跗

音無

著

音略

於丁寧

又射汰駟

以貫笠

師懼退

王使巡師

言力

穀

音谷

師懼退

王使巡師

曰吾先君文王

克息

獲三矢焉

伯芬竊其二

盡於是矣

鼓

而進之

王師遂鼓

而進攻

越椒戰敗莊

王遂滅其族

此娶于邲者乃若敖氏之曾孫子文之祖父也

伯比年尚幼從

其母畜養于邲

後若

敖卒

宣公

十五

宣公

邲

邲國名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有邲城古邲國也邲本作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邲

夢 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

城今德安府雲夢縣治是也

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

乳之邳子田獵於夢澤見其事怪恐懼而歸

見虎乳所棄之子見其母歸

遂命復楚之方言又呼虎為於菟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鳥菟故命

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

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

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

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王或庵曰有順敘法有逆敘法先提正傳追敘前事復接正傳而敘之逆敘法

也從前事敘起後入正傳順敘法也然逆敘者於正傳後即可接入後事為餘

波以已有峰峦也順敘者于正傳後又必追敘前事然後拖敘後事以尚無峰

峦也若前既順敘後又直接後事先秦兩漢未有如此章法者此文前從越椒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之生敘到越椒之滅所謂順敘法也後又從子文之生敘到志黃之復所謂追敘前事拖敘後事法也
左翼云子文以為大感必欲殺之於越椒乎何忍不過憂其為亂致若劫氏之不血食耳歷世名卿一狼于野心足以覆宗古今來如此者甚眾感文子之感者不知幾許人也幸君念于文卒使延祥誅惡有刑勸善有賞雖國典實天道也左氏書以垂戒世家大族父子兄弟各宜借鑒於斯文

定王三年

五年

定王四年

六年

鄭襄公 秦桓公 元年

定王五年

七年

定王六年

八年

晉成公卒于瑛 衛成公卒于邀 立是為景公 立是為穆公

定王七年

九年

洩治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穀梁榘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

陳殺其大夫洩治私列治

孔寧與儀行父皆陳卿也夏姬鄧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也靈公君臣皆與之私通焉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相服夏姬近身衣也

衷裏也謂著之裏以為戲也

其相女乙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宜淫君其納職相服無顯示淫行于民也

國人無所視效以為法也

且使國人聞此不善之事

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晉

靈公言我能改此過矣

靈公遂以洩治之諫告于孔寧與儀行父

殺洩治

靈公弗止之使勿殺

能改矣公告一子一子請殺之公弗禁遂

左翼云公卿宜淫洩治以直言賈禍左氏譏其不能避禍先儒駁之謂比于諫而死洩治又何愧哉孔子不云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始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于此取裁焉可也

宣公

十七

○愚謂八臣諫君諫不聽則當去宜也然夫子嘗曰事君數斯辱矣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洩洩一諫而即聽並不用晉之犯奚逆億君之辱我而先去哉聖人是以深恤其孤忠而述詩以子之焉諸儒只因認錯下一句一辟字遂令全局皆虛

○按依原本解詩反似夫子責洩洩不皆諫止淫君此解未長據愚見須照詩註云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今洩洩諫君之意即此詩之謂子要作贊語看

○靈公戲儀行父云徵舒弑其君平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靈公弑于成公午立

殺洩洩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其洩洩之謂乎

十年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

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

及靈公已飲

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齊頃公 陳成公

十一年

宣公

十八

定王

九年

齊頃公 陳成公

十一年

宣公

十八

定王

九年

齊頃公 陳成公

十一年

宣公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

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徵舒弑靈公之故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

少西夏徵舒之祖了夏之名也言我但致討於其家

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輶

輶車裂也粟門陳城門也

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

此是左氏第一首諷諫文字明主可以理奪然敢若是老實說道理非板即腐聽之使人瞌睡欲落牀如此文若只講討召會歸之失反之之得亦有何味看他全借譬喻簸弄生姿作態風趣無窮此為諷諫之上乘國策之開山前人稱切

自齊復使齊之反楚命而遂退 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日夏徵舒為

射殺靈公 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

夫皆借稱公也楚子言者侯縣公皆賀我

申叔時答云尚可得而進一言乎 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

言罪莫大於弑逆也 日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日夏徵舒弑其君

君能討其罪而戮之所以為義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言罪莫大於弑逆也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蹊田尚不可奪牛向未嘗蹊楚田何為奪陳牛乎一笑正意未了夾喻意于中喻意透正意愈透婉曲入情如輕風之搖弱柳

撥齊桓因魯難而欲取魯得聞仲孫湫之言卒能靖魯楚莊平陳亂而因縣陳一聞申叔之諫乃復封陳一先形於未然一既悔於事後霸王功利參半之心大率類此抑亦恃乎左右者之匡救何如耳

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田中以踐其禾

田主怒之乃奪其牛

言曰牽牛以蹊

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

彼蹊田者固不得為無罪

但責其蹊田之罪可也而乃并奪其牛

如此則其罰失之太重矣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

諸侯從楚以伐陳者

蓋謂討夏氏弑君之罪也

今滅陳以為縣是猶奪蹊田者之牛也

國以為

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

其歸諸侯也乃貪言縣陳之不可以助其不當罰也

已其召諸侯也以討罪為說猶公道也

為己利是私意也

言縣陳之不可以助其不當罰也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楚子聞叔時之言而稱善

言我未嘗得問復封陳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叔時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但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之猶勝於不還也

哉吾儕

音柴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於是復封陳國

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討夏氏鄉取一人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

沒其縣陳本意全以

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書

討亂存國為文善其有禮

有禮也

胡傳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離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疆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

夏州

史記楚考烈王末年秦取夏州即此地理通釋云大江中州也今在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伐陳入陳縣陳封陳細針密縷不走一絲

按二人陷君於惡身弑國危其罪實出微舒之右礫諸而朝猶有餘辜焉楚莊納之殆利令智昏不知所裁固無足責奈何左氏釋經曰書有禮也此誠有不可解者焉姑闕之以待疑問

為楚莊者宜奈何。微舒之宮封洩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諸音諸。

定王十一年

前年盟辰陵而
又微事晉故

楚子圍鄭

去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於晉故楚莊王怒而圍之。

十一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臨哭也大
宮鄭祖廟

出車于巷。示將
見遷不得安居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

陳縣復封虧了別人一篇妙文妙在字字有趣

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

昔歲入陳。今茲人鄭。兩事接連。皆為鄭戰。作引陳縣復封虧了別人一篇妙文妙在字字有趣

鄭入許平虧了自己一篇妙文妙在字字可憐

而猶不服
故復圍之

九十日遂
攻破鄭城

人自鄭
之郭門

塗方九軌曰達爾
雅云九達謂之達

進復圍之。二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

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
楚師執臣僕之禮也

言鄭不為
天之所佑

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

不能堅
致使楚君懷
怒鄭之心

此皆我
之罪也

豈敢不
唯楚君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之命
是聽

楚國土地多在江南故言
其俘囚鄭民歸之江南

以充實海濱
無入之地

此亦唯
命是聽

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

其勇削鄭地以分
賜於從楚之諸侯

使鄭民男為楚
臣女為楚妾

此亦唯
命是聽

楚鄭世有
盟誓之好

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

宣公

十一

由江書屋

以一唯命。領兩唯命。先將俘誠。兩項說款自己死心塌地。然後將若字一轉輕輕說箇使改事。

鄭不降楚。恃晉救也。舉國皆哭。窮可知矣。楚退師。而鄭修城。猶不肯服。至三月。而晉卒不至。尚可為中夏之盟主乎。

指肉袒牽羊看他一篇之中。低頭伏罪。仰面乞憐。寫得情辭悽惻。悲鳴動聽。楚莊英雄。不覺入其彀中矣。

鄭入許平虧了自己一篇妙文妙在字字可憐

而猶不服
故復圍之

九十日遂
攻破鄭城

人自鄭
之郭門

塗方九軌曰達爾
雅云九達謂之達

君卻又以非所敢望連
忙縮住不作十分希冀
而聞者自為之平心解
顏文到至處哀樂皆能
感入連讀兩篇致味各
別其詠調語無則自一

○此等口氣恰似秦穆
有容德乃大二公其庶
幾乎惜乎西戎南蠻地
利有以限之而不為當
時所鄭重豈造化之忌
才歟然功業終莫可掩
也

設若楚君施惠

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

言楚能不泯滅鄭

而顧念及此

于宣王之弟故鄭欲楚求福於此四君也

之社稷則厲宣桓

顧前好

武必使鄭得改圖

夷等也九縣杜註以為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馮氏

福楚而事楚君

云若從滅國說來與不泯句不合傳氏亦云楚適有九縣

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

非必追記其

本望而言非敢望

此鄭腹心之言

惟楚君為

楚子左右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

言不可從

當取鄭國

不可赦也

言鄭之君能肉袒

牽羊以禮下於人

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

必能誠信以用

豈可冀幸而

楚退一舍而

與鄭國講和

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

潘尪楚大夫

子良鄭伯弟

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音至

左翼云鄭反覆多變之國也車急而求哀乞憐文詞雖工又何足道楚莊於鄭
貳則伐之服則舍之較前封陳更覺光明正大以能下人而知其能用民二語
尤具卓識

邲

邲鄭地在今河南
開封府鄭州東六
里有邲城

年十二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

時晉楚爭鄭故

楚伐而晉救之

缺也

鄭僉季代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

去声

中軍先穀

此自城濮後又是一首

反

作三大截讀自起至必

長晉國是未戰前事楚

少宰至晉濟是將戰正

戰時事末段是既戰後

事通篇敘議兼行而前

後着力在議論中間着

力在敘事用錯綜筆法

總之晉為主而以楚對

寫夾寫其間鄭則時作

穿插點綴遂令花團錦

簇無妙不到也

前段又分四節除整敘

軍帥外都層層頂接首

桓子欲還士會極言其

宜退次先毅中軍佐濟

荀首極論其師殆次韓

子欲還日無及於鄭而

分惡濟師仍參勸主君

勿逃臣次鄭使如晉請

承樂書指破鄭以我下

而以荀首斷同括趙朔

斷樂伯結之大抵前重

隨武論晉師宜歸後重

樂武論鄭使難信而中

間夾寫楚北師鄭如晉

一承上一起下分明以

二武之論包括兩頭也

章法絕佳

中段分明六節如師更

對為一開致師相逐為

一通二憾皆往為一挑

驟寫中軍合戰是敗績

正位分寫上軍下軍是

敗績餘波各各成片寫

來卻兩兩交錯寫去最

熱鬧最變幻極紛亂之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 卻缺之子 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 代與駢也

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

變盾之子 括嬰齊皆趙 代趙朔也 盾異母弟

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

荀首林父弟 趙同嬰齊兄

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

韓萬 元孫

晉師 至河

聞楚克鄭 鄭已服楚

桓子 荀林

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父也時將中 軍欲遂還師

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 與楚戰是徒勤勞晉民也

如此則何 所用之

子欲還日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

如俟楚兵歸而後動 武子士會也時將上 兵伐鄭猶未晚也

軍以林父之言為善 武子稱名言我 聞用兵之道 觀敵人有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斷隙然後 若遇有此六事之國行之而 可動也 不變易者是無隙可乘也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而動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

故用師者不於 是國而言征伐 今楚莊王 後又哀其卑服楚

伐之所以成刑 舍之所以成德 伐鄭之叛是 楚之有刑也

先既怒其貳於晉 後又哀其卑服楚

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

柔鄭之服是 楚之有德也 刑不易也 夏徵舒

去年討 鄭克之

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

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事極清晰之文

末段只分兩節文本以晉為主而為救鄭故敵楚一節寫楚告成功從對面作收筆一節寫鄭弭亂來求服作收筆不取晉而晉在其中與韓原之斷先君同是別行一路之法但面貌各別耳然而匪夷所思矣

通篇分三大截而又有十六轉以盟有日矣句為一大關鍵乃連身轉捩處也未戰以前作許多轉變如層巒叠嶂既戰已後作許多轉變如幽溪別開放翁山重水

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必有此步步引人人勝也豈非絕世奇文

揚桓子但言歸而後動未免猶有輕敵之意士會則詳言楚之不可敵也如此如此只用六字提綱一字一意精神簡到清切不膚說來真正怕人落後猶有弱而昧者云云仍將桓子後動之意老實還他破醒豈非識量過人耶約之仍不外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三語彼簡括此充沛亦局勢有不侔耳鍾伯敬曰看他碎而能完板

楚之民無以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

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

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楚君之舉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

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

荆楚也尸楚陣名也楚武王始

其政有常經故能如是

怨讟諱之者

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為農耕種者為工執

為救為賈之子孫

善者而用之

此見楚之政不易也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此見楚之

而能靈亂而能整可悟
作長篇之法信然

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衰弱者可兼并之
昏昧者可攻討之
此一言者古者
用武之善法也
謂桓子且整頓軍
旅而經略武備乎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有敗亂綱紀者則滅其國
有危亡社稷者則戮其身
此兼弱
之道也
武王有於鏖之師而不用能避天道退自
許鬼反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鏖若王

循養與時借晦須
暗昧者而後取之
討於昧也
武亦詩周頌篇名列業也言武
王兼弱攻昧故成無疆之業也

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

今我晉當從武王
兼弱攻昧之政
以務功業之
得所可也
饒子先穀也時佐
中軍言不可還師
言晉國所

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死子曰不可晉

以成霸
業者
以兵師之威武而
羣臣之盡力也
鄭為楚伐而不
能救必失諸侯
是其臣不
盡力也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國如楚而
不從之決戰
是其師之
不武勇也
前人或霸業今自我
不如其死
之為快也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

且晉既興
兵而出矣
今聞楚疆
而即退師
怯懦如此
受君之命以
為三軍之帥

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

而終之以
非丈夫
唯汝諸人
能忍此辱
若我則不能為
汝之所為也
先穀
佐中

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

所類
反
軍獨以所統
之兵渡河
莊子荀首林父之弟
也時為下軍大夫
言先穀之
兵危哉
引易以
證其事

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

神化無迹非後賢所能
彷彿也

文要步步聯絡如士會
觀釁而動接林父楚歸

而動說下先穀不可接
士會可也說下荀首此

師殆哉接先穀成師以
出韓厥四罪接荀首必

有大咎說下以後步步
啣卸皆此一注

○一味剛愎自用氣象
卻因桓子誇楚之強遂

發此憤憤不平之語究
無半點出奇智謀非若

伍參能料敵決勝者是
所謂勇而無禮則亂

三三 坎下坤三 兌下坤上為師 師之出以有法律為善不
三三 上為師三 初六變而之臨 善必凶否不也臧善也
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 音鄙 臧子即 凶執

凡執事之人順命 若逆命而 坎為眾今變為 兌為澤是川見壅
以成其功則臧 不順則否 兌兌柔弱也 坎為川今變為兌

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切於用為

如從也將帥之貴有法律 故謂律所謂 竭敗也否臧坎變為
者能使其下以從己之志 順成而臧也 兌是法律且竭敗也

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水以盈為功 天屈也川既天屈壅塞而 乃成臨卦
以竭則敗也 水竭涸不得整流故為凶

盈而以竭天反於表且不正所以凶也不行之

澤不行 有元帥而不 不行之臨 言先穀之違命亦
之象 從其命令 孰甚於此 不可行之謂矣

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

按從來賢將在外姦佞
在朝鮮能建功立業者

若果與楚遇 言當在 雖幸免於戰 亦必受大殃咎也明
敵必喪其師 陣而死 死而歸國 年先穀為晉所殺

遇必敗 蒧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韓

獻子謂桓子曰蒧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

獻子韓厥也時為 言先穀以中軍 號令不行 鄭國屬楚是失屬也蒧
司馬謂荀林父曰 之佐自陷於敗 罪在林父 子以偏師陷是亡師也

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

有此二者 不如同進兵 捷勝也設使戰 庶幾惡名
其罪已重 而渡河也 楚而不能勝 猶有所分

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

與其先穀獨敗而 孰若三軍皆進六卿分受其罰不猶勝于獨責 晉三軍
元帥專受其罪 元帥平六人林父先穀士會卻克趙朔欒書也 皆渡河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

沈 沈或作寢汝陰固始縣今固始縣屬河南汝寧府

鄧 鄧在沈楚在南楚師伐鄧故曰北師

子北師次于鄧音延 沈音審 尹將中軍子重將

左子反將右將飲去聲 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必計 人伍參七南 欲戰令尹孫

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

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孫叔敖即為敖設使與晉戰而不勝

雖欲食伍參之肉不足飽也

則我將為晉兵所虜而我之肉固在晉矣

文要兩兩相對北師段欽楚三軍與欽晉三軍對飲馬于河與及河對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與桓子語對令尹語與隨武語對伍參語與孫子語對南轅與中軍佐濟對言于王與知莊語對改乘轅與韓獻語對次管以待與師遂濟對咀華評云爾蓋如此則夾殺處方令上下有情也

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施蒲貝 伍參言於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復皮逼 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眾誰適丁歷 從此行也晉師必

俞寧世曰楚勝在隨繼口中說出晉敗在伍參議論迄無定見楚一伍參遂定大計詳有詳妙略有略妙

○嬖人者君左右近幸之人也率多讒諂面諛致誤國家大事楚莊有此嬖人能料敵制勝其才足以輔治政事如此而嬖之嬖亦得矣由此觀之人主不患有嬖人

剛復皮逼 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眾誰適丁歷 從此行也晉師必

特患所變者非其人耳
楚莊英才故其變亦英
才意氣聰合也欲察人
主之賢否者當先伺其
所變之為何如人焉

管敖部

榮陽京
縣東北

有管城敖部二山
在榮陽縣西北故
管城在鄆州北二
里榮陽今開封府
榮陽縣縣西北有
敖山管城管叔所
封也
夾敘鄭使一段前顧敘
鄭後顧分鄭乃此文一
篇之脈絡

况楚王君也晉師臣也今 豈不辱楚國 楚子問伍參之言 以伍參之言
楚若還是以君而逃臣也 之社稷乎 而病之病根也 告孫叔敖令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
其回車北向蓋令尹
先已南轅反旆矣
管地名楚子次
于此以待晉師

改乘

去声

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

晉師在敖部
二山之閒

敖部

反

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

蓋以救鄭之社
稷故不得已也

其實專心事晉
未有貳心于楚

今楚兵驟然勝
鄭其志遂驕矜

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

且其出兵已
久而疲困矣

又不防
備非常

勉晉先
伐楚兵

承繼也鄭以
兵繼其後

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

二國合謀
必敗楚兵

言晉敗楚兵
鄭必服晉

在此
一戰

承楚師必敗 蕤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

必許皇
戌之請

武子藥書也
其時佐下軍

文公十六
年楚滅庸

必許之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

楚君無一日不治
國人而教訓之

于與呼同嗟嘆而言也不易者謂斯
民生理之難此下皆楚君訓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

無日不虞
禍患之至

常警戒畏懼之心
不可少有怠忽

楚軍之
治兵也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無一日不治軍資器械○微音
且申重其微戒之命 謹

嗟嘆而言謂楚雖克庸不可保 昔商紂恃其
其常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辭 屢戰勝之威

討軍實而申微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斤丁二專也讀

卷之六

宣公

二十八

由江書屋

一敗歷落生動重重疊
疊直寫出楚君一團精
神來文亦精神百倍一
于字只作虛字連下之
筆不必解作曰字上兩
疊用于字下兩疊便一
用以字一用曰字變換
可見其若作領筆卻以
在軍作對兩無日不討
而訓之一申微之一箴
之長短參差中自有整
齊之法在○按于字當
硬作吁字音連下文讀

去但不必將此字另作一讀

其後武王滅。紂。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啓土地之車若敖蚡冒皆之卒絕其祀。九切。楚先君筭路以柴爲車也。藍縷衣破而縷藍藍然也。啓山

林鑿山以便通往來也

楚君又作箴以訓其民曰

民生不易惟在勤力

藍縷。力主。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勤以治生。則不匱乏。

以此觀之所謂驟勝而驕不可信也。

犯皆上声。並無去声。

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

言用兵者以理直爲盛壯。

爲衰老。

今我晉則無德。

而與楚爭鄭是求怨于楚也。

兩廣

傅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

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有百人故

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

晉之理曲。楚之理直。師已老不可信也。其楚君之親兵。

分爲左右二廣。每廣有車十五乘。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餘卒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

去声。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鳴而初駕馬。於日中而止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

每日右廣雞。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數其時刻至

人爲兩。楚以五十人爲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

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兩車人數周

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及

忽將子良師叔作一宕筆跌落鄭不可從便煞住令全段氣勢皆足

今鄭使皇成來勸我與楚戰

我勝楚則鄭來歸我

我不勝則鄭遂往從楚

蓋以我之勝負而下其去就也

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

師叔潘厄楚人所崇重者

今楚使師叔入盟鄭伯

鄭使子良爲質于楚

可見鄭楚之交甚親密矣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

以防不測之變

以此觀之所謂楚不設備者不可信也

子良鄭之良公子也

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廣而駕馬

至于日入黃昏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

去声

鳴而初駕馬

於日中而止

其內官近君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數其時刻至

按晉軍佐中不欲戰者三人何等知明處當欲戰者三人一味冒失猖狂只是要戰并不知當如何戰法總由桓子師不以律是以否滅凶也

一大段後更作三小段以伴之濃淡相間最有章法

左翼戰使方至楚使旅來求成請盟似真似假桓子至此直如土木偶

以上是議論以下是敘事都兩邊湊緊此一節卻兩兩作放開之局如山之過峽處文氣頗此一寬也

皇成之說不可從也

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

若勝楚敵必服鄭得屬國

言率領兵師以來救鄭唯求勝楚之敵

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知季

原趙同屏趙括答指彘子徒黨也

莊子趙朔也

欒伯武子也

言欒書之

曰原屏答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

言實而有徵

異日必當執晉國之政也

楚子使少宰之官往晉師言曰

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

言我楚君少時遭國家之憂難謂穆王之喪也

以此不學不能文飾其詞

但聞先君文王穆王常往來於伐鄭之役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以鄭事楚有二心而來教訓安定之

豈敢與晉爭戰而求得罪于晉

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淹留也言晉之羣帥無久留於此地

隨季士會也

言周平王東遷時命我晉先君文侯有云

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平王命晉與鄭夾持輔翼周之王室

不得廢天子之命令也

今鄭不遵平王之命而背晉以從楚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

故我晉君使羣臣而問罪於鄭

豈敢勞辱楚國伺候望敵之人

敢謝楚君命令之辱及於晉也

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

先穀以士會之言為諂媚于楚

趙括宣子之弟也時為中軍大夫先穀使之改士會之對

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謂晉之使人誤對也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晉君喻我羣臣不得畏敵而避之也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

許楚 盟有 期日 求成

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單車挑戰曰致又示不欲從和以疑晉之羣帥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近敵人之軍壘而還

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

法盡出於此

疑泰云樂伯為車左既射以蔽乃代許伯執轡

使之下車飾馬而已則掉鞅而還耳

徒中切 鞅於兩

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轂左耳倅因也斷敵人之左耳取其轂因而還

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

皆行其所聞而復已待上段下趁勢從晉逐楚引到楚逐晉直走乘晉軍方住行文真有輕刀快馬之樂

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晉之兩角 樂伯矢盡 不能進敵 僅存其一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

按兩國致師者皆似不用命一邊皆行其所聞一邊怒所求未得而兩國之勝負已兆於小試其鋒矣然事勢覺近游戲與正戰全不相干只因彼來我逐我來彼逐行文不好如何聯絡妙在將兩下獻慶故事布景生情借對待為聯絡事之游戲實文之波瀾也及入正戰決不可拋棄前文使人目為贅癭仍從所求未得徐引入勝遂令所謂游戲波瀾者皆成奇兵與義矣筆意真如神龍莫測既免二字乃是神針暗渡

龜晉鮑

音飽

癸

古委切

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言以歲之不時

日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

去聲

辭求免也

止不復逐

有辭善辭令也

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饒君子

止不復逐

錡魏孿子也求為公族大夫而晉君未之許○孿赤周切

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

請報楚求成之使

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

榮澤

榮澤在榮陽縣東地理通釋榮陽漢屬河南

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

遂射一麋中之以顧潘黨而獻之曰

子有三軍之事

榮澤鄭地麋在其前

學禽獸之人無乃不供給於新殺之鮮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

敢獻以為從行者之膳

叔黨潘黨也潘邴之子命去魏錡勿復逐也

旃趙穿之子求為卿而晉未許

鮮政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

且怒於失楚樂伯致師之徒

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

詰召楚人求盟

魏錡趙旃俱受命而使楚

獻子郤克也時佐上軍

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

明知是二憾必欲挑戰又皆命而往何為者其命者魏子乎桓子乎洵亂命也

明知自己不肯聽命反
來歸罪他人真正橫蠻
卻又不解三軍將佐皆
為籠于一人所制是何
為者

召盟許之下本當直接
夜入楚軍因要插入論
備文字與魏錡皆命
而往句縮入晉一邊來
便起勢將不敗先濟伏
得一筆尋常講穿插者
對此不免袖手低回耳

言二子皆有憾於晉者 若不設備必
今使之往必怒楚師也 為楚兵所敗
言皇戌 來勸戰
曰。一憾反 往矣。弗備必敗。甦子曰。鄭人勸

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
既不敢 楚使人 又不能成 徒出師而
從其請 來求成 其和好 不能決和

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戰之 雖多設備 士曾言諛 備為善 致楚師之怒
成說 將何為哉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
若楚人無 除去兵備而 何損害於 若以惡
有惡意 相從為盟 二國之好 意而來

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
有兵備亦不 且雖諸侯以和 君行師從 警戒之
至于喪敗 好之禮相見 不去軍衛 道也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甦
不肯 設備 帥將也 獲伏也 設伏 兵七處于敖山之前

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將佐一心故 設備不敗 反 扶又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
言魏錡既為潘 黨所逐而退 二人雖俱受命而行 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
布席坐示 無所畏也 楚軍之營壘 使已從人入

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
按使徒人入敵壘虛張 聲勢究竟全然無備何

起勢借點一筆令後文
輕省獨不點下軍壘於
末段另寫皆錯綜法

潘黨句複一筆以遙接
為另提又清晰又緊湊
線索荷極
左翼云既免既字遞下
此既字接上即以起下

為大膽乃爾所以叔救
恐王深久遂令金軍隨
後出師晉人一敗塗地
此番詭譎所關甚鉅

為乘去声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

說舍也右廣既說左廣又來受帥將行師

駕日中而說舒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

兩廣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音痛蕩

為右。乙卯王乘如字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

逃走而入山林之中

車而走林。屈蕩搏音博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對晉弗備故捕殺在此
然於後事則是倒註法
蓋得此預先註明便知
王乘左廣乃乙卯日中

王見右廣乃是日入結
處皆字宵字乃知戰了
大半日灰線草蛇在細
心看耳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音脈車逆之。潘黨望

恐二子致楚師之怒

其塵。使騁音遑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

楚人出兵而列陣

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

寧使我先去迫人

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以摧鋒陷陣而振先聲之威者

啓行先去声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按兩國皆懼俱是倉卒
只因盟有日矣橫硬在
心不料一時事急但晉
人所懼者小人心未免
懈怠且又無備楚人所
懼者大各奮勇前驅
兼且有備一逆之一進
之以有備攻無備傳神
之筆只在形容恍惚閒
得其微妙而不知勝負
之機前已雲龍活現矣
至此則點睛飛動也

風馳雨驟中卻閒以引
詩引軍志寫孫叔原有

新丁七傳決賣

卷之八

宣公

三十四

曲工書屋

釋奪人之心之義蓋楚疾速進兵

迫之使不暇為謀也而延晉軍

車馬馳驟

士卒奔走

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

荀林父為楚兵

乃擊鼓而號

言先濟河

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二軍爭登

二軍爭舟斫斷手指故舟中之

言晉餘軍皆移去河在西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唯上軍將士會

夫右垣陣名

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皆楚大夫

惠侯楚小國之君也

唐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

上唐縣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古安昌地

楚子謙稱不穀自

以遇晉

是皆我

然使楚且不能勝晉

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不惟楚國之辱

用敢稱唐君之威靈

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

游闕游車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

晉惟上軍不敗故楚

駒伯卻克

言待楚兵之來

隨會士

言楚兵

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

若聚兵而

攻我上軍

則晉兵必盡

不若收兵

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

○倉卒中忽求助唐侯

寫楚子原不是驟勝而

驕者彼魏子那有見識

○一路寫士會到底是

個謀守兼有之人管子

曰成功之道盈縮為實

隨季其庶幾寫來為晉

○一小色

言無德而貪有功

之人敬

之罪也

然使楚且不能勝晉

言楚兵

言楚兵

言楚兵

同奔所以分眾人之誘 如此豈
不戰所以全晉民之生 不可乎
以其所將之卒 為後軍之殿也
以見士 會齊備

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率而退不敗。

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戶止也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

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局少。

進馬還。又憇之拔施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

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局少。

進馬還。又憇之拔施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

子無顧。顧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

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

此段另敘上軍事又插敘楚不唯暗點日人命前文不漏亦為吾不若夾入此段則不進少進一段文字便接殿卒不敗一連寫去不見斷續之妙也

晉人作吳語然是借此視出殿卒不敗為上軍略見生色與下不可射為下軍略見生色則

指是暗喻為士會變書荀首出脫遙映前半結議論以反射林父不知所為綿裡針筆法也

此段敘下軍事趙旃事頗可不敘而特詳之者蓋以逢大夫尸子為知莊子求子作引又表兩邊各有死亡為一國暴骨作伏而趙旃魏錡前既皆命而往此處又須兩人再見一番不令偏枯也行文配搭要有其妙如此

兄弟累尸而死
故重獲於木下

之皆重

平声

獲在木下

楚熊負羈囚

知罃

於耕反

負羈楚大夫知
罃莊子之子

族家兵反
還戰也

武子魏
錡也

知莊子下
軍大夫故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

抽擲也敢好簡房簡舍也知莊
子擇好箭而納諸廚子之箭舍

多從之每射抽矢鼓納諸廚子之房廚子

蒲楊柳可以為箭言本為求
子而來反愛楊柳之箭何也

董澤晉澤名其地之
楊柳可作箭者甚多

也言

董澤

董澤澤名河
東聞喜縣東

北有董池陂今屬
山西平陽府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

用之不
可盡也

言不得他
人之子

我子其可
以得乎

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

我必擇其人而以好術射
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

楚大夫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穀臣楚
王子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

言晉或濟或死之餘師
俱各奔散不能成營也

至皆乃
渡濟也

言其兵眾而
將不能用也

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紛亂
喧囂

重輜重○孔疏輜重載器物糧食之車帶
在君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

雍鄭
地名

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反潘

武軍如壘培之類言楚王
何不築軍營以彰武功

收晉尸聚晉人戰死之尸
京觀積尸封土其上也

京大也
觀示也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往向能挾囚而遣使乘
晉軍時三軍將佐皆如
此又何敢劫之有○愚
謂仍是寫晉三帥專行
不獲不幸中之幸也寫
楚師驟勝而驕亦幸中
之不幸也兩兩映合庶
使前言非盡荒唐此等
照應只在依稀彷彿間
求之
三句收束前篇楚軍于
邲宛然全勝景象晉之
餘師不能軍諸將佐各
皇散宵濟終夜有聲
見兵多而師無成命也
一整一亂傳神只須三
語描盡一大戰場

我聞古人之勝敵也必為京觀以示子孫

使子孫不忘先君之武功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莊王言此事非汝之所曉也

文字也合止戈二字以成武字蓋取息兵之義也

言周武王之克商也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周頌時邁

頌言武王既定天下始爨弓矢而輯之皆示其不復用也

武王又求美德之克商也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古刀弓矢我求懿德

肆途也時是也夏大也言功業于是遂大

信武王能保天下也

武亦周頌其章末一句云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

者致也言武王伐紂致定武之大功也

其第三

鋪布也繹陳也思語助也言武王布陳政教

征往也故民皆歸往

者定爾功其三曰鋪音敷時繹思我祖昨切

武王以求

其第六

言武王能屢致豐年之祥

此三六之數與今武有安定也

武有

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力住豐年夫武禁

戢于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者定爾功定功也我祖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眾也屢豐年豐財也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

故武王著之詩章使其子孫不忘也

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

是不能

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音卜骨暴

示人以兵威使諸侯畏之

是不能

暴而不

能戢兵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是不能

是不能

用兵而民失業則違其欲者多矣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

保大也

敵儻在

定功也

二字以為優劣鳥足以論公道哉以愚見觀兩君之功業一侵曹伐衛因賂人而後釋其君一圍鄭圍宋因言服而遂平其國敢請王隨與贊號何殊召狩河陽與問鼎無異有德無德不於斯可敦思乎非敢妄為譽議也至謂作者敘楚子並不十分誇張而謙無七德直句句自納敗缺於扶晉抑楚之旨不啻如自口出也此議更屬糊塗

文要收局嚴重如此大篇輕雋之筆須強壓不住看他總提七德後分

應七德鋪排盡致味厚而色濃又與起士會變書文相相應處處經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上声爭諸侯何以和是不能和眾也

按起手士會極稱楚子德刑政事典禮六者不易不可敵也至此自己反說七德我無一士會

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晉之亂為己之安以為己榮何以言因晉師不和乘其危亂兵動則而攻之以為勝敵之榮也年荒是

引詩作斷在後楚子引詩作證在前是作者分明借他人美譽與楚子謙言相形暗斷他是箇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皆無其一

不伐善不施勞的第一箇伯主大有純王氣度較之斷能以德政者更多幾件好處如何說是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其京鮪音倪而封之以為若謂武功不敬何功之有謂不

定於晉故不熱開然不獻捷正是位安分循理處節此便是有德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直升淫慝宅得今罪言彼死者非有淫慝可以示戒又何所取以為京觀

總提七德與士會總提六德遙配以下分疏亦然先駁示子孫後駁為京觀左氏每用倒法

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忠以用其君命者也又有以言彼死者非有淫慝可以示戒又何所取以為京觀

前將飲馬于河而歸今則祀于河亦文章遙應之法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

言母恃人之亂以要利

所謂母怙音戶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

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嘆之也

怙恃也特亂則禍歸之也

瘼音莫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郟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郟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能勦民者三帥也運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者何也魯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眾不敢過偃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偃令曰七日不克於爾乎取之遂下偃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毋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又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而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釋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眾不敢遇事見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偃令曰七日

不克於爾乎取之遂下偃陽事見襄公十年

十二年 秋七月晉師歸

戰敗而歸 荀林父元帥也以敗 景公欲軍之罪請自殺焉 從其請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偃公二十八年 晉人三日食 楚人之穀

貞子士 渥濁也

諫殺林父只以殺子玉相形不過舊語耳前添喜憂憂喜後添再克再敗中添困獸猶鬪三四語便自新警非常標此以為用舊文法

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

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得臣子玉也文公言 楚令尹子玉尚存

歇盡也言子玉戰敗必思 獸之鬪敗者雖 報怨於我故我之憂未盡 困猶欲再鬪

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

戰敗只作輕掩妙甚若將不當殺移在何損于明下便是俗筆此用筆生死之別也

况子玉為楚國之相豈甘敗而不鬪乎

及楚成王殺子玉

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

文公言子玉既殺無有害我者

士貞子言城濮之戰晉已勝楚而子玉之死是晉又勝楚也

文公喜方見於顏色可見也

左翼云城濮一戰楚人痛心疾首積數十年而不能伸今此乃其揚揚得意之秋也彼殺子玉此不殺林父不使彼以再克誇張而存困獸猶鬪之懼是亦善手持敗者也

也曰莫余毒也已

楚是以再世不競

楚國因此自成王至於穆王再世而不能強競

言今歲敗晉或昇天意以此大警戒於晉國也

反作結左氏深心若揭不以一告掩大德古來名將轉敗為勝者多建奇功末世好持短長一戰不勝首懸藁街奇才與能為之奪氣說到再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楚是以再世不競

重再也是楚再勝而晉再敗也

如此則豈特再世不競於楚乎

者其以秦穆之用孟明為法哉

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

進諫於君則盡忠之心

退省其私以補君之過失

克再敗龜船昭然若國

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

是晉國社稷之扞衛也

有臣如此豈可殺之

今歲之敗于鄭也

者其以秦穆之用孟明為法哉

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

日月雖蝕無傷於本然之明

從士貞之諫使林父雖敗無傷於本然之善

食焉何損於明

晉侯使復其位

林父復居其位

蕭杜註宋邑浦國蕭縣今縣屬江南徐州縣北十五里有蕭城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滅蕭傳楚莊之霸非傳蕭無守心也後牛文詳是實筆前牛文略是主筆後牛正所以反映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戌寅十一月九日○孔疏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傳稱師人多寒十一月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新訂左傳集解

卷之六 宣公 四一 曲江書屋

前半拊而免之皆如挾
續然則托王之宇下者
正不必多戮鞠窮自無
河魚腹病也而蕭之見
滅宜矣楚之能滅蕭審
矣

楚大
夫
熊相宜僚子離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芳甫而免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音曠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

言號戶刀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去六乎曰無

有山鞠起弓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於智烏丸井而拯之若為茅經直結哭井則已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

兩遂字相映一人之怒
又不如三軍之感也明
日蕭潰之速正應此乃
兩截之申處
孫執升曰叔展不忘舊
識隱語致意伐其國而
矜其人猶是霸王之師
非以友誼遂忘君事也

中軍中不政正言故為隱
語無社不解故答曰無
叔展言無禦
濕之藥將病
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
麥麴作酒之物鞠窮即芎藭藥草之
名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

掘邲戰之後楚地氣益
天下諸侯皆欲以氣吞
之莫敢當其先鋒者而
蕭人以螳背當軍全不
量力又激其怒而自速
其亡何患也若此王曰
勿殺吾退知進知退者
誠能挾而要之楚人未
必不返施南還矣殺二
人以快一時之心致社
稷由此不祀楚固有罪
蕭亦何足恤哉作者故
不為之軒輊之此與後
圍宋篇轍跡正同

號哭也出之出
無社于井中也

號而出之

胡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
春秋以退師之情怨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
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云云

宣公

四二

曲丘書

新訂左傳

卷之八

宣公

四二

曲丘書

楚十二年宋師伐陳陳定王十

十三年

定王十

十四年

曹文公卒子廬立是為宣公

楚與國也十三年楚子
伐宋以其救蕭也至是
楚使不假道以激其怒
乘其隙而圍之楚得以
有辭矣其實宋伐陳宋
固有罪也救蕭非宋罪
也楚人圍之則罪在楚
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申舟即無畏也
王使聘於齊國

使之過宋○道上声
而不假道 下同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

文公十年楚穆王
伍孟諸宋公遵命

公子馮皮冰反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

此為第一首寫生文字
寫得怒容可掬又不實
寫他如何怒法只就袂
上屢上劍上車上逐一
添毫便令怒氣拂拂從
十指中出奇絕

無畏扶
其僕

昭明也聾暗也耳目各
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
鄭不害于事

諸之役惡鳥路切宋曰鄭昭宋聾晉使去声不害

不惟楚子兩番說話早
帶怒色并申舟及華元
亦語語六屬都為末路
蓄勢此篇法一綫處寄
筆墨真有臭味也

我不借道于
宋必為所殺

楚子言設若宋人殺汝
我則為汝伐宋以報之

屏無畏之子也以
子託王示必死也

我則必死王曰殺女音汝我伐之見音現犀而

無畏
宋怒其不假
道遂執之

言無畏過宋口過平
而不假道 声

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是以我宋為
鄙之縣鄙也 必亡

若殺無畏
楚必伐我

宋受楚伐亦
不免于亡也

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一連三箇亡字語意
有層折有虛實有商量
有決斷不是泛泛雷同
文亦寫得簡勁排募使
寧死不肯受辱之狀淫
溢毫端寫生之筆傳神
只在淡描何用着點脂

二者不同其
為亡則一也

遂殺
無畏

聞無畏為
宋人所殺

投振也袂袖也
振其衣袖而起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

粉也楚子語意亦然特換三箇於字作變調而心雄萬夫如火烈烈又不待商量計較也左氏敘議之法從末有不配對成章者而配對之迹始終不露所以出奇

室皇寢門闕也闕在門之兩旁

劍及門外比室皇又差遠

起屨九具反

及於室音送

皇劍

及於寢門之外車

蒲胥楚市名屨及門闕劍及門外車及於市皆言其速也

投袂而即圍宋以見楚備有素有事即行也

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費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節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圍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于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此事以觀則知華夷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十四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本十五年事○林曰吾大夫始特會楚

孟獻子仲孫蔑也言於宣公云

言小國所以免於大國之討者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

使大夫往聘於大國則獻玉帛器幣之物

旅陳也陳物百品以為庭實言幣帛之多也

君親朝於大國則獻其治國之功

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

容貌者威儀中節也采章者車服合度也言不失禮於大國也

嘉善淑好也加貨命宥幣帛也大國有喜慶之事又加貨物以聘之

凡此恐其不免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

于罪而謀之也

誅責薦進也若不朝聘俟其來責而始獻貨賄

則已晚而無所及矣

今楚子見在圍宋

君其圖謀所以自免

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

勸公往聘之也

宣公從獻子之言使歸父如宋以聘楚子時楚子圍宋故也歸父襄仲之子

圖之公說明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援孟獻子人皆稱魯之賢大天也賢者之相其君也過強鄰壓境固宜勸君修德息民慎守任能以謀其不免可也奈何無計之甚縱堂堂元聖之苗裔而委身於夷狄耶然亦有說焉周德既衰諸侯迭霸天子猶且下交聖人亦存而弗論抑氣欺盈虛之勢然耳維彼魯宣昏庸成性烏足語修其政教以固吾圉哉

○據杜注二於是句作主人答賓辭似不妥愚按通篇只是謀其不免也一句作注前後俱是為不免謀以後或反逼前文追進一步卻又是宕開一筆跌落到君其圖之作結兩免字是反正呼應一謀字直貫通身血絡字字句句皆是謀免神理只作先鬆後緊看左編謂謀其不免言謀尚恐不免實講後須得此鬆宕之筆若作如是解則此句單就下文而言亦突入無趣味矣

獻子居安思危綱繆未而雖屬權宜之計亦可謂有知机之哲矣以此觀之其知足稱也若僑也不被兵者四十餘年非賢而能之乎而夫子亦曰古之遺愛也公孫蔑則未之逮矣

曹宣公
廬元年

定王十三年
十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自去年秋圍宋至今不解故使人告急求救于晉

晉景公欲發兵救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

伯宗晉大夫言不可往救

鞭馬捶也

言鞭雖長用以捶馬不能及馬腹也

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此篇傳宋及楚平事兩段以後半為主蓋以解揚死不失信陪其無詐無虞也

言楚勢方盛

未可以人力爭也

晉之疆猶鞭之長也

晉不能違天而敵楚猶鞭長不

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

及馬腹也

事之高下在人心當隨時而度其宜

流水為川止水為澤汗濁之水無不容納

山多木藪多草雖毒害之物皆居之焉

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

匿亦藏也瑾瑜皆美玉亦或藏匿瑕疵

為國君者亦有含忍垢耻之時

時勢如此乃天道之所為也

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勸公姑待楚衰

遂止而不救宋

晉恥不救宋故使解揚往告之

使宋人必降楚

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又使解揚往言於宋曰

晉已至師來救宋不日即至矣

鄭人囚解揚以獻於楚子

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諺語五句中四句三喻一正天之道也二句回應高下在心引諺語總是為天方授楚二句作印証

通篇信字作骨歸結在未二句起處敘伯宗諺語分明以晉君之不信跌出晉臣之信為楚宋作反照之筆故高下在心與結盟曰入字相映帶為一篇首尾關鍵不得此旨事屬而又離矣

○想楚子此時已自莫如之何進退維谷欲藉解揚反言使宋人喪氣來服作收場計耳不然夫豈不知其強許者之必易於雌簧也

楚子厚

使告於宋言

解揚

楚子再三強使

樓車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有樓櫓而可以望遠者使解揚登之

告以晉不救之意

解揚不依楚子之言仍以晉君使無降楚之命致告宋人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欲殺

使人與

言汝既許我

而又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

而致汝

何故許我

我今殺汝非是

汝許我而反之

汝有罪當刑

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

君命

而食言也

我失信於汝也

是汝之棄信也

可速就之

為

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以臣之信載君之義而行

人臣謀國而不失

以此擇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

如此則是

謂君欲制命為

謂臣欲承命為

今楚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

我

是不知制

命以出使

實廢墜也豈可被殺

豈可行賂

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

言乎○以上

解揚言我之許君

欲誓不死好成君

不畏死而欲

乃臣

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

言義無二信

反言者非畏死也

命以告宋人也

成君之命

之職

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宣公

王以信賈揚以信自予以信賈揚全在既許不穀以信自予卻正在臣之許君妙將命字伴說又將死字串說尤妙于中間將賂字逆折層層解字字駁遂覺舌轉如環筆鈔于鏗○結思廉切利也○鏘逆各切刀口也

○楚子亦是知難而退
悔不應以宋比致無
故陷殺一行人意思在
心說不出口耳

秦穆楚莊都有幾分理
學如此處王不能答便
全是為解揚所動不能
作高下在心面目乃其
本真未盡滴也

二稽首一不答正在兩
難虧殺一僕者從而解
之此等布置特與登
牀告病者點染生動真
作閒文讀

張梅芬曰前殺楚行人
無為楚鄙至此雖病甚
猶不肯從城下之盟到
底不屈華元亦甚傳不
然虎頭蛇尾矣

通篇信字或明說或渾
說處處着真凡伯主所
恃以陵人者一信字作
把本耳無信則敗矣

借盟作斷文又一妙法

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

申犀申舟之子也
稽首頭至地也

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

言莊王許申舟以伐宋今
宋未服而去是棄前言也

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

言築室於宋分兵歸田則宋必懼而
以示宋為持久之計聽服楚之命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

潛入楚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嚴密而能
之軍中夜入其軍登子反之牀見華元有謀耳華元起之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言宋國糧盡民皆以
子相易殺而食之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宋人之病雖已如此
城下之盟諸候之所深恥斃亡也寧可亡國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

告於莊王
若楚退兵一舍

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

言言楚不
得詐宋

日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宣公

四十七

十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潞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

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公羊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賜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子嬰兒歸

潞子名嬰兒

晉景公之姊伯姬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將伐酆舒

酆舒相潞氏而殺其夫人

又傷其君之目

將伐潞氏

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

晉之諸臣皆言潞氏可伐

傷絕異也言酆舒有三者絕異之才但不諱三者何事也

不若待其後人

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

無才者然後伐之

晉宗伯言不可不伐

言酆舒居狄其罪有五

雖多

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

絕異言不足以補其罪也

不修祭祀此一罪也

沉湎于酒此二罪也

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

仲章潞賢人也違仲章之諫而奪黎侯之地此三罪也

殺我晉君之姊伯姬此四罪也

傷潞子嬰兒之目此

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

五罪也不祀得罪於神下四者得罪於人絕異之才

而無以長茂其德

此所以增益其罪也

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

後人繼酆舒而為政者或能恭敬以奉行德義

而盡其事神治人之道

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黎氏黎氏黎侯國上黨蓋關縣

有黎亭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有黎侯亭

而申飭堅固其命

待其如此則愈不可伐矣

今鄆舒有罪反縱之而不討

又曰不如待後之人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

後人無罪而我討之則彼將有辭於我矣

彼既有辭必不愛討

恃才之雋恃兵之多

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

此二者乃取亡之道

由用也。手格猛獸強足拒諫紂之才也。有億兆之民離一寒暑易節心離德紂之眾也。恃此二者肆為無道故為武王所滅。則為災害

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

羣物失性則為妖異

悖理害常則為禍亂

民既反德則天地妖災由此而生也。背書正

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

字則為乏字。言人反德而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

言恃才與眾反德。從伯宗之狄皆聚而有之。

言而伐狄

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

曲梁

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左翼云因其有恃才伐之恐不能勝故欲待後

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

衛人懼而歸舒于晉

鄆舒無道所以殺之

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乎篇中雖兼破待後而以恃才為主。故末路仍歸到才上去。平分作對便失賓主。

輔氏

晉地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西北十三里有輔氏城。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

稷

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南五十里有稷神山。

十九日晉時新破赤狄土地未安。別遣豐顛拒秦而東行定狄地。

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

晉侯還及維也。維晉地名。

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維。

山下有稷亭即晉侯治兵處

魏魏之子也

庸秦人姓杜名回者

杜註傳舉此以示教非教人役志于鬼神乃教人無違于治命也看兩必字都是極其叮嚀呼

魏魏古果切

敗秦師于輔氏獲杜

同都切

回秦之

亂二字一經權衡輕重立決解得直截又委婉會此旨也天下無難處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武子魏嬖也有寵嬖之妾不曾生子

必計

妾無子武子疾

之事亦無難措之文矣

命其子云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筆開出下文一段註釋

命其子云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來以頓筆為呼筆與他處只作本句註解者筆

其子遂嫁其妾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左翼云從治不從亂不獨此事亦不專在病時

戰于輔氏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也○不示之以形則其報不顯不形之於夢則

其夜魏顛夢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其故不明事本恢奇而理自平正治命亂命可

而汝也老人言我乃汝所嫁父嬖妾之父也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為人子事親準則

看致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前半點一命字又點一治字至末以一筆結之

言汝既從其父未亂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曰用先人之治命結權極精

我固結草以報德也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黃氏仲炎曰古者井田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年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為言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初稅畝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初稅畝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初稅畝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初稅畝

初稅畝

言我死後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

及其病重之時

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

及武子死後

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壤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蓋自是始矣

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諷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甽蒸韭盡取焉

定王十六年

甲氏畱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吁况于切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畱吁

鐸辰不書畱吁之屬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畱吁

畱吁 水經注云潞水經屯畱故城即故畱吁國今山西路安府屯留縣南十二里純畱故城是也

士會獻之于王

請于王以士會為命卿

徹冕命孤卿之服也前此晉中

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徹

軍帥未嘗請于王此特請者以徹冕之服故也

大傳孤卿加此官以龍與之也

士會執政使晉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

之羣皆畏服而奔于秦

羊舌臧羊舌大夫之子叔向之父也

昔者大禹舉用善人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故不善之人皆自遠去之

言晉用士會如禹之用善人也

詩小雅小身篇

皆戒懼意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懼其溺也

懼其陷也

言善人在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皆在上位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

左翼云亦以羊舌語作贊妙用夷猶淡逸之筆幸民二字最妙小人行險以徼倖免而無恥皆有幸心也善人在上賞不僭而刑不濫雖欲幸免其將能乎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則無幸心矣不善所以遠也正木清源之論可與賞之不竊同看

賞不僭 則國家不善之民 刑不濫 無僥倖而免罪者

在上則國無幸下耿切并無去声民諺曰民之多幸國

多則國家必受其害乃不幸也 言善人不在上位故如此也

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是不善之民僥免者

十六年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去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札殺召穀公及毛伯衛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

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

復王孫蘇 也 平利

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

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 烝升也升殺於俎也 享禮體薦而今殺烝故士會怪而問之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

士會又名隨季 卿來則享

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宴禮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 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則享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也

數語條理分明極簡極整此等皆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也 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意在言表正以不說破為佳

蔡文公卒子景侯固立

定王十五年

十七年

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斷道晉地今在山西沁州斷梁城

子同盟于斷道

徵召也欲為斷道之會

唯婦人於房中使觀郤克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

郤克足跛見其登階故笑之

卽郤克

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

此篇作兩截讀凡文有歧有議大抵一申此獨

未始不相發也蓋以會微齊而獨辭之辭之不

已而又執焉雖齊實侮齊而欲之怒不已甚乎

前牛極寫郤之盛怒便為實皇語伏案而後半

過而不改以懼諸侯雖指執三子言實升辭齊

請伐一總諷切在裡也融會得之

上牛以徵會辭齊為起迄下牛以兩晉人一執一緩為起

訖此又分之各成片段之說也

張梅芬曰郤克再請伐齊不許必待衛魯乞師而後許之晉景公猶能制命

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

欒為郤克介使

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

言若不得齊人之罪狀不必歸復命

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

齊侯不出故使四子往會斷道

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

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

卷楚即不許齊人入會

野王縣屬河內○今在河南懷慶府治

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

賈皇楚越椒之子楚滅若敖氏皇遂奔晉食邑於苗時晏弱在野王故因

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

使而見之

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

逮及也言汲汲舉皆也諸侯皆言焉惟恐不及也晉之羣臣無信

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

因此有恐晉不以禮待己故不來會

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

先從諸侯一反一正泛說起以下前三層極言來者之可於後四層極言執之之無謂又痛快又婉轉字字圓堅

時齊之左右或沮止之曰

今齊君不出

晉君必執吾使

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

晏弱蔡朝南郭偃

言我三人若皆逃歸則是絕齊君之

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

好於故寧會晉而就死焉

所以三子明知被執而來

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

今我晉若能以為懷諸侯之禮迎接三子來朝晉者可也

以實齊左右沮止之言

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

此則齊之過也

晉既失過而不能改

而又久執三子以成三子悔來之心

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

前用兩故字一為是後用四以字相配為章法然後雖四轉原只三層都說曰已不是應轉晏子何罪而信沮成悔懼諸侯意則一層緊一層吾過何利焉用之詞則一層寬一層所以不十分激怒卻子也妙極矣

則於晉有
何利益

是使中道而反之高
國得以幸而有辭

而三子犯難而
來反受其害

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

是使諸侯
皆恐懼也

晉人遂不拘執三子而
三子乃得逸逸逃也

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十七年

士會請老

自斷道
還也

武子士會也老致仕也士會初
受隨後又受范故其稱號不同 文子士燮也
武子之子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爨

呼其名
而告之

言人之喜怒但主一事者最少不以類而遷喜怒者最多如祁
克怒齊而但伐齊是怒以類也若伐齊不勝而害晉是遷怒也 小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

雅巧 言君子
言篇 若有怒

則禍亂庶幾
其速止也

祉福也言君子若
有所喜而為福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

已亦
止也

君子喜怒
皆得其正

故皆可以
止禍亂也

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
正不能止亂而反增益之

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

祁克之怒齊或者
欲止亂於齊乎

若不使逞
報齊之志

我恐
其遷

之祁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祈丁

卷之八

宣公

五十五

曲正書

士會致仕戒子金為卻
克用事起見故篇中詳
于論克而略于訓子起
從晉師還敘入繫承上
文一怒而來為一篇文
字之根結處直點出獻
子為政一篇主腦而將
老乃請老首尾呼應大
旨了然矣

此與子文靖國一樣見
識一樣論頭而理解各
別精意層出不窮

左翼云祁子之必欲逞
志於齊也武子知之不
欲從又不能止不得已
而退無限苦衷亦可想

見郤氏之橫而晉君之不能也士君子當國不幸所處時勢有與武子同者其亦以此為法全身而退可乎

怒以害於晉而致仕

我今將庶幾郤克為政得逞其志以報齊也

牙解也言庶幾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

可解 二三子晉諸大夫也范武子亂也 知郤子必從政故以此告老

乃告老而致仕

獻子郤克也代武子將中軍為成公二年

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

音坻 伐齊 張本

政。

蔡景公元年是歲楚莊王季子審立是為共王

定王十 十八年 六年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

路寢正寢也 笙公穀作權

大大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境也故不言出

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襄仲子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

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

上声下同 欲藉晉之力以去三桓

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

魯宣公死 文子季孫行父也

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

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遂失大援于齊皆仲之罪也大季文子恐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

宣叔名許臧文仲之子武仲之父也

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

此事便為昭哀二公作備矣子家獨非三桓耶

共意不過假公濟私藉寵而謀季氏故季氏還以報之乃晏桓子所謂諫人人亦謀之者也文中一謀字三欲字三去之正相應既善其還而又詳欲去三桓之失文似前後不貫不知果去三桓而強公室雖復恃寵謀人與臣有壁馬之

適音的

宜公

宣叔名許臧文仲之子武仲之父也

禮也已

文子一我字說得三桓

與公室是一是一正使

歸父不得藉口妙舌宣

叔怒文子便已出脫歸

父又妙筆也

左翼云殺適立庶爾何

以為人使罪已不容誅

矣况目前既立者何人

之子而敢說此四字乎

說一去字彼便不好再

下毒手可謂善于解釋

言襄仲殺子惡時季

文子不能治其罪

今襄仲已死其

後子孫何罪焉

言汝若欲逐

襄仲之族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

則我當為

汝逐之

襄仲居東門

故曰東門氏

子家歸

父字

除地

為壇

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

而張介副也將奔使

惟也介反命于君

粗衣以麻約髮

從初喪之服也

依在國喪

禮設哭位

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

踊辟踊也成三

日五哭踊之禮

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晉書之

也

張悔葬曰人知魯自季桓子始專國政而不知自季文子始又季文子與孟獻

子皆號社稷之臣而歸父已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則三家之勢日以炎炎其

日矣然則歸父去之是乎口是時季孟為國人所賢歸父又係賊臣之子驟去

三桓誰共與之且歸父此舉未必盡出公心不過以襄仲既卒權勢已連季氏

故忌而相圖耳歸父既欲張公室去三桓則季氏自以殺適立庶罪仲氏晏桓

子謀人人亦謀之一語得其情矣後儒以其復命為禮許之太過以為非志仁

者不能恐歸父未必敢當耳

左翼云歸父謀去三桓以張公室實忌季氏而欲代之位耳季氏因以殺適立

庶追罪其父而逐之生不能討為之附和今怨歸父而借題為名獨不一為自

反于臧叔既知其非又從而去之是何心也恐其致毒必滅其宗聊為解釋蓋

亦劇具苦心矣歸父始謀不臧而藉介復命退不失禮君子猶有取焉

